



宋

徽宗皇帝

甲崇寧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乃用其黨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啟言請鑄當十錢募私鑄人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謂得昔人招

納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其錢惟令陝議者多言非使帝亦知其不可而卒從之判洪中孚言遠夏

以中國錢地分鑄造命于洞錢地分行使西錢二至大觀元年乃降錢式及錫母于鑄錢諸路先是錢制有銅有鐵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慶

曆中范雍知永興軍始請鑄折十錢盜鑄者眾公私病之後改折二盜鑄乃息至是復行當十錢又兼行夾錫錢法由是益壞

命方士魏漢津本蜀定樂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帛幣所積贏五十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

說制作營造之事漸興至是京客劉昂字子蒙開封人為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

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漢津謂禹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

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乃取帝指三節三寸

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漢津本贛員兵

為度定黃鍾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本贛員兵

事唐山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秦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

執役于范鎮窺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于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

知日不三十年天下

為度之文輒

吹竹索黍自  
伶倫置律以  
來未之有改  
漢津庸妄誤  
解夏禹以身  
為度之文輒

大內災

三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用帝指寸節  
短長裁為律  
管夫人之身  
體短長不齊  
將易一帝即  
易一律乎一  
時君若臣無  
能辨其誣謬  
方謂鑄鼎制  
樂突過古人  
多見其不知  
量也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違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揚州人  
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  
未有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復鄴廓州注見前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節度留後

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本河東善官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噶爾川在西寧府西

邊外東北流入湟河宋史地理志涼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噶爾川在西寧府西

輒有宗谷口後說曰宗哥因以名城羌置陳臨宗水倚北山希卜薩羅桑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

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彊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

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希卜薩羅桑宋史省文作羅撒今增訂後同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

公主與諸酋開城門降厚計希卜薩羅桑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

其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喇什鈞稜節舊作落施軍令結今改以眾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

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

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己而令諸路更用錢引進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

之以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王安石以學  
術文其堅偽

族氏悞國實為名教罪人乃竟以之配享廟庭位躋十哲之右滑聖獎姦莫此為甚且未幾而追封王爵並以狂躁險狼之王雱從祀兩廡其視明季之議以魏璫配享相去益無幾矣

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 置書書算學

書學習篆隸注見前章漢黃門令史游解故隸體作草章草後漢張芝變為今草三體明說文漢許字說石所撰爾雅晉郭璞注博雅隋書方言漢揚雄撰其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書學以不做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上算學以九章算術也周公所作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均輸方程旁要贏不足鈎股見後漢書周髀即蓋天之說周公受之商高周人志之故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併麻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未幾即罷

###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字彥瞻宣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憚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 八月許將罷

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收將舊謝表章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黨也

###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

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

額斛代發之法本常平遺意而地當運道要衝紆民兼以濟運立制頗為無弊蔡京貪鄙止圖庇其姻黨遂致糴本匱竭上下交病視熙豐之新法同為民害而王安石不予不恤人言猶未若京之徇私專利也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歲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于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不能增糴儲積漸空而輸般之法壞

罷科舉法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是歲大蝗

以陶節夫字子禮鄱陽人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

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寨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

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略五路先是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登潘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

一百二十人于是本路經畧胡宗回等俱進秩然所奏實皆誕妄見前潘州宋初吐蕃已噴濟地故名松潘衛舊有上中下三潘州路邦州地在今四川松潘衛登州注接洮岷今漳臘營即故下潘州地

京下弟兄用心巧詐略同宦寺之不可典兵非下獨明而京獨味蓋京特創其說以為希寵之由而下即借其說以為指摘之計正不得以一言偶中必是下而非京遂從而定其優劣也即其骨肉之間傾軋已如陌路又安望其利人家國耶

配四年春正月蔡卞罷

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為制置使下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于帝前詆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三月王江蠻即古州蠻古州在黔貴州黎平府西北與廣西柳州府接界州西有江曰古州江亦曰福祿江廣西右江之上源也流逕柳州府懷遠縣舊名王口若羣蠻居此故有王江之名內

附詔置懷遠軍今為懷遠縣續綱目是條提綱作黎峒王江蠻內附考黎峒蠻乃黎母山黎人宋史別願為王民請置鎮州于黎母山心奏在大觀元年亦非崇寧四年事也續綱目誤以黎峒

為溪峒遂與王江混而為一今依本紀書綱節采王祖道傳作目而以黎峒事附注目後

自蔡京以開邊盡上由是邊臣皆欲乘時邀取富貴知桂州王祖道字若昂福州人誘王江蠻楊晟免等使納

土誇言向募者百二十峒五十九百家十餘萬口又稱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害宜開建城邑置諸

峒司主之詔從其請以王口砦為懷遠軍尋改平州又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允州以安口隘置格州以

俱在今黎平增設提舉溪峒官後二年祖道復言黎人歸化請于黎母山心置鎮州為下都督府詔從

亦名五指山黎人錯處其間其服屬州縣者為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鎮州政和

中廢故城在今瓊州府感恩縣考宋時雷瓊崖萬諸州俱屬廣南西路故祖道奏請建置

復銀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字達源泉州晉江人于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關與蔡京論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

京街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羅始于熙寧中以川茶市易單儲運給熙儀羅亦始于熙寧中以米

米封橋謂之儀羅後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遺郡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銅鍊無所得

但言約日出師總謀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源遂誘吐蕃圍宣威城本釐牛城崇寧中改名今西寧府西寧縣北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貶王厚為鄯州防禦

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卓魯克舊作卓羅今改右廂監軍日本多舊作仁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

數上京責厚愈急厚遣弟詣保忠為夏人所獲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

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

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

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酋希卜薩羅森合兵逼宣威城知鄯

州高永年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都爾本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

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眾復焚大通河橋宋置大通城今為衛屬以叛惶鄯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

將帥劉仲武字子文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字元功往秦州速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

之曰君等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

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

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鄯州防禦使未幾夏人復入寇鄯延將劉延慶等敗之劉延慶保安軍人

置議禮局

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寶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

產博撰大亨明堂記嘉祐中歐陽脩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

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

事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字彥振福州人報之

遼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六月趙挺之罷挺之于四年三月為尚書右僕射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請置輔郡以拱大 詔以潁昌府為南輔升襄邑縣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

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三萬重其資給蔡京欲兵權歸己故也

還上書流人

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太慶殿

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牆上施埤垵埽如

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壯鼎南曰蒼鼎東南曰國鼎南曰彤鼎時制新樂亦

成賜名大晟置之太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于太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

盤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王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

惟不得至 甸

冬十一月林攄還自遼

在德不在鼎  
古今不刊之  
論即禹鼎果  
傳于後亦不  
過一尋常古  
器耳秦皇使  
人沒水求之  
已為愚陋微  
宗乃自行鑄  
造故立多名

益荒誕不經  
矣至酌獻時  
寶鼎忽破或  
鍊冶不良所  
致若竟以為  
北方亂兆則  
不免博會可  
笑試思妄作  
之器何所關  
係而鄭重視  
之乃爾耶

林據阿附蔡  
京奉使辱命  
受侮而歸乃  
不治其罪而  
反與遷秩及  
連使責言失  
禮又不能詰  
其空館舍絕  
烟火之恃以  
而遽出據以  
謝之始之責  
制于權相繼  
之罰歷于強  
鄰徽宗但拱

擣之使遠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啟釁據遂次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饗餼祖  
搞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勳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勳俱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  
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乃  
命勳領應奉局及綱事勳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千百萬計於是搜巖剔數幽隱不置凡士庶  
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  
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扶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受夷之不免民預  
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劇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  
止至截諸道糧餉細旁羅商船揭所貢累其  
上蒿工稅師倚勢貪橫凌轡州縣道路以目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

漢津年九十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祀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  
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炳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達字公路隨州人為中書侍郎詔求真言毀黨人碑

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達方拜中書侍郎即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  
至朝堂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  
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貶斥羣賢增脩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

手以聽其何  
以為國耶

人主兢業為  
懷即當重熙

累洽殷阜又  
安猶當時存

持盈戒滿之  
懼若泰心一

萌則乘以息  
肆鮮有不流

為晏安配毒  
者是以中天

極盛之時堂  
廉尚不忘交

傲而衰世之  
臣乃倡為豐

亨豫大之說  
以惑其君甚

矣其佞也况  
徽宗時歲幣

困于遼兵餉  
困于夏復經

熙豐剝喪之  
餘帑庾之所

儲有幾且壞

費者必以為陋至于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京觀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

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璣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

今用之上壽于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眾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僕人言復興久

當莫辨京曰事苟當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

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所其名雜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京免為中

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

太乙宮使留京師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達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

事稍稍澄正之挺之多如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畢說達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蔡京

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

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罷求直言

以星變已消也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許夏人平

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

夏五月行紀元曆

劉曷所造也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劉達罷

地日感民怨  
日滋又何豐  
豫之足云乎

人君顧畏天  
命敬慎惟在  
平時臨事修  
省己為無及

況事天以實  
不以文區區  
求言果足以  
感休和而弭

災沴乎乃微  
宗謫見則略  
有戒心變消

則復明侈志  
直是以虛文  
為救急之具

矯誣天聽其  
無當于居高  
之鑒審矣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

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字達夫往來鄭妃開封人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

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讎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

夫字德初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達擅政于是京黨御史余深福州人石公弼字國佐趙

達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訂大觀元年春正月復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項城人為尚書左右丞

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損緡錢三百萬海北珠以進北珠出于女真于美市于遼遼東出

鵝混同江海東青鴈名後健能擒天用是貴顯洵武與妖人張懷素之黨連婚未幾懷素謀反朝士多株

連者洵武亦坐免

三月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于居中無

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懌蔡京為言宥府本兵樞府出納密

兵柄故曰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于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稍怨之

以蔡攸字居安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初元符中攸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

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歷官集賢脩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時知台州李諤字德臣台州臨海人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在台州府黃巖縣南一名俱依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夏五月以蔡疑字文鏡開封人為給事中

疑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寧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莫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恣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動搖國是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于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頌天下甫解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秋九月貶侍御史沈疇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辰字昭甫廬陵人于處州

蔡京怨劉達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達婦兄章縱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眾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疇御史蕭辰往代疇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數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圖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疇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縱竟竄海島

故直秘閣程頤卒

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者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字簡夫常山人李籲字端伯洛陽人謝良佐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張繹字思叔南壽安人蘇頌字季明武功人呂大臨字與叔大防弟大鈞字和

叔亦大尹焯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編學力不倦頤每言他人之

者語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顧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規倣也若

之編與劉綸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激則顧有訾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

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曰是子可謂博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醉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

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醉初與兄醉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

程頤與扶講學醉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釋家世甚微備力于市後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

頤自治運河南輝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輝與尹焯也兩始學于張載明并田兵制

業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入編管饒州卒大鈞能守事大臨通六經尤于禮講明并田兵制

謂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西轉運從事大臨通六經尤于禮講明并田兵制

子穎昌其歸也穎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穎卒復師事頤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醉侍立不去陶既覺

初蔡京薦于朝事詳後

冬閏十月以林摠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震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

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

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

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主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

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

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

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莊周象罔之說本屬寓言若小白所見乃委蛇非象罔亦但云捧首而立不言有兩首蔡京無稽妄引欺蔽固無可辨然竟以此為京罪亦所謂問無益決而已至鄭居中冒附成說以進始比蔡京

而旋怨之其  
向背亦惟利  
是視不可以  
一事立異而  
薄其責也

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大尉召王祖道為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屬廣西慶遠州今與宜州註見及西南夷接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置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

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今慶遠府東蘭州界在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

公晟結溪峒報復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

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批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華輪內

行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後莊及龐恭孫趙孟程鄰皆

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張莊應宋龐恭孫字德驍籍之孫趙孟開封人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珍承州義州唐置後永于宋置今遵義府在貴州

知涪州龐恭孫誘之也既而恭孫奏渝州南平夷內附置濠州及遵義軍尋又奏濠州夷納土置純

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總治轉餉為蜀人病未幾皆廢濠州注俱見前

遵義軍今為府屬貴州滋州宣和中廢為武都城在今遵義府懷仁縣純州宣和中廢為九支城在今

瀘州棋州本宋羈縻保州亨州本宋

羈縻瀘州地皆在今四川茂州保縣

黃河清

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玆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

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

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蔡京特上表賀京又奏甘露祥雲靈芝瑞穀雙頭

九鼎未已而  
八寶即因之  
且以璽數比  
例秦政其取  
法已甘居下  
流而受命鎮  
國諸名目尤

可勝數輒  
拜表稱賀

二月以華夢得為翰林學士

御批通鑑輯覽

卷八十

宋徽宗皇帝

七

夸誕無據佞  
臣遂因此表  
賀君日臨而  
臣日諂雖欲  
不亡得手

夢得初用蔡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  
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  
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於胸中乎帝悅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庚戌朔日食

童貫復洮州詔加賈檢校司空

先是以八寶恩加賈節度使餉始此及是貫捷至復有是命百官表賀帝以玉帶賜蔡京賈尋復積石

軍有二一為唐置本靜邊鎮一為宋置易鎮奉寧宣慶以奉寧節度使州特功驍志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

朝廷蔡京不悅

秋九月以林摠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

深為中丞時摠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懷素謀反多連蔡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

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皇后王氏崩諡靖和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安化御撫水州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為黔南經畧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珠玑蠻夷傳撫水蠻酋皆蒙姓有上中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

餘戶二十六萬二十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譚州四州七原等州王道張莊鑿空

樂七原安不州即廢今據宋史地理志邕州屬州有歸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崗

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紀三年春三月張康國暴卒

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寔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悞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忘康國遂引何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廡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謫右正言陳禾秀實監信州酒稅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靈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夏四月林摠有罪免

集英臚唱貢士摠當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誤耶摠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謂帝言頃使違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益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杭州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

昂與余深林摠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為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折檻牽裾為戴家共傳為美談夫檻不治猶可也衣無裾其何以服御且既知旌直則何不旋去姦况不旋踵而禾乃以狂妄貶謫則此舉之矯飾無味更不待言

巨盜柄政羣小盈廷鼠竄孤朋其庸惡

印比通監軍覽

卷八十一

宋徽宗皇帝

固無所不至  
然如許昂之  
舉家避京私  
諱則不復知  
有人聞差恥  
事矣後時程  
松附韓侂胄  
而獻名名松  
與此事異  
情同殆所謂  
也獨必有對

五月流孟珙于遠方

學官孟珙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

速方

六月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劾仲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等附  
附者以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

上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  
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  
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冷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邊俾  
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又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

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附劾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

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着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

人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為逐夢得而遣注為侍御史京

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珙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據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

字聖可  
州西  
民字  
仙